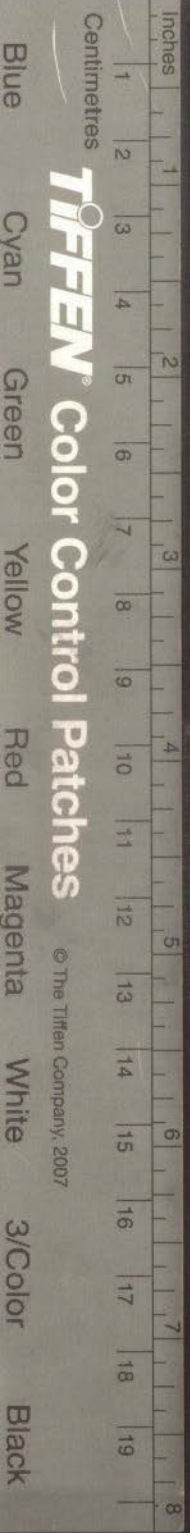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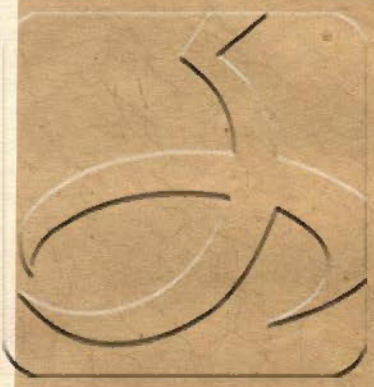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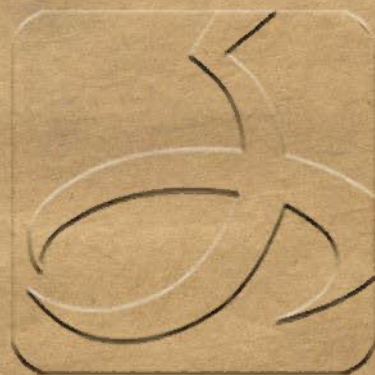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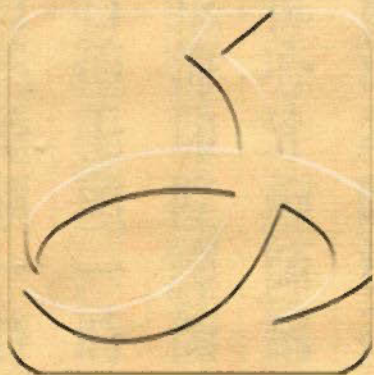




49.392
8030
2:18

五燈會元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九

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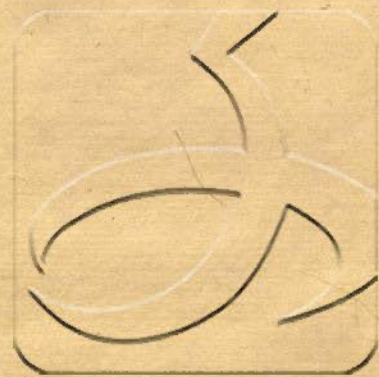
宋 沙門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遊
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
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
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
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
次印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



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
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
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
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
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
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
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然捫鄰案僧一掌揭簾趨
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
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眞乘應上封之
命屢遷名利住乾元日開堂示眾曰百千三昧門無

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
覆蘆華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
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
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
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爲大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
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
話大行且要開卻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劍爲不平
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
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
及乎二祖禮卻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

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已靈匹馬
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
歸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
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堅亞面門又如
圓●●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
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
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
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
有春色一枝三四華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
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

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
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
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眞法
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
龐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卽明深
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
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拶著直得腳前腳後設使不作
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

元四十九
三
顛登具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
爲眾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
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
馬祖百丈因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
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
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
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
太師張公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
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
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

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二萬六千頃月
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芒鞋竹杖
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
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
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覷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
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
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曰三千
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
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辯看上堂譬如眼根

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
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
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
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
師曰猫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
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爲民愁問佛未
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填
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
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
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

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
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
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大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
求設利熱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
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槁寒
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
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
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

元四十九
五
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狗張三通
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
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
底終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
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
看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
殺祖不消懺悔爲甚麼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
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一偈
以呈龍許之自爾名流江湖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
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
口百雜碎祇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
回互覷見沒可睹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呵呵呵
悟不悟落華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字中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
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華露印紋知是幾生
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
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
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
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銜夜
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
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
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卽
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上堂曰舉箇古人
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卻當面
眼舉箇卽今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

會障卻闍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
藥病相治止啼之說祇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得也
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峯深談實相卽向汝道上堂
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眾盲摸象神光禮三
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腳跟
也未點地在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
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
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勗
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

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
蘆慈覺頤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
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
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曰
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謁草
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
劉公彥修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刹上堂拈拄杖曰拄
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
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
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
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
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髑髏前大海波濤
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
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
龕跌坐而逝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卽
遊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
峯受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
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
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

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
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卽且置敢問
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燃燈佛耶釋迦佛耶
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
間法耶出世間法耶眾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
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雲門示眾云祇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
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卽
不然祇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
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
義一句作麼生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趂趂蹴
鸚鵡州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
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
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
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
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
大眾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
峯門下但知隨例餐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
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
有日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眾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著處遼天俊鶻昏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青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懽禪師僧問大眾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畱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徧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鍊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卻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

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
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
蔽山僧今日幸直眾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
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
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
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
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人無知
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餠菜熟餠香人正
饑一補饑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猫兒由是衲子披
榛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於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宗旨上
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
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
平曲且作麼生是太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
雨以霧霈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
子知不知哩哩囉囉哩拍一拍下座

泐潭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遊徧天

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煙不得
所以肩筇峭履乘興而行掣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爲
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
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
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
良久曰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
擊禪牀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爲眾說法是
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眾我常
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曰室中坐夏九旬忽有
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爲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

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眾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
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
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卻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
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做數不見道若不傳法度眾生
是不名爲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漣漪之天靈
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
別賽置筆而逝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
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眾集
師曰已是團團不勞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

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
茫愁殺人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
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
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
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
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
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卽呵之師擬問潭卽曳杖逐
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

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
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
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畱天童掩關卻掃者
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遽預遣吏候於
道故不得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
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
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
柳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
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
僧無恁麼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

遂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
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
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
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
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
異之及宦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
往參激皆染指親馮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
潭見默器之師陳厯參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
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
架肩長噓曰會應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
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
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
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
次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
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
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
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眞善知識喝一
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峯張氏子兒時嘗習

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
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
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卽曰禪無後無
先波澄大海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
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
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峯栖雲兩庵逾二十
年常有偈曰竹筍二三升野水松窻七五片閑雲道
人活計祇如此畱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
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
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卻
請庵主道師卻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
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峯絕頂目
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
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
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
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跌
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迹甚詳仍塑
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開先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

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眾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峯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峯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橐駝兩隻腳日行萬里趁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潭州大瀉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噴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圓通僊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日意旨如何師曰朝

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
滿谿壑易填問時節因緣卽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
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
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
誰家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
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
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
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
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
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便下座

袞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
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恁麼奇特師
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
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
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

今人見此月此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人心似月
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
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祇準良久曰
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兜率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爲人底句師
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鎚劈面來上堂等閑放
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
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鏡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
自開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
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
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
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旣然如是且道
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
方遮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撈青山雲
裏得逍遙饑餐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卻向
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鐵旗一盞
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閩浮
提鬪額看擊禪牀下座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教諸

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卽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暎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筴金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

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
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
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
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
禪叵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
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會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
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卻一隻眼了也
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
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
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響曰五里公是夜乃至
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
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
錐痛割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
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
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
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
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
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旣印可運使運使於佛
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
巖獨腳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旣於此有疑其餘安得

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
大笑便歸方丈閉卻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
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
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
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
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
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
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
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靈
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
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
親何疏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腳邪塗了
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
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
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
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
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
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
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
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搥

胸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鬚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
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白江西法窟
來必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眞
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眞淨頌曰客情步步
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
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旣是大冶精金
應無變色爲甚麼卻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
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拈几曰不因公語爭
見眞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公
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
取枕擲門窗上聲如雷震眾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
行於世茲不復錄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
鷄子遼天鷄不度火不度水不度鑪離弦箭發沒回
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眾
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
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
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

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
場上一箭雙鵬落碧空上堂舉瀉山坐次仰山問和
尙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瀉曰一粥一
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瀉曰作家師僧仰
便禮拜瀉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
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
祇恁麼卻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
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灤病鳥棲蘆
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鑿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
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
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
師懵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
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
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卽禮謝後歸蜀居
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眾多引去遂說偈罷
講曰眾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
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
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遯迹隱高峯高峯又不容不
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眾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

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之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眾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一師聞脫然穎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

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劄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上

堂象骨鞦韆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
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
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
堂寶峯有一訣對眾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卻
驚至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衲不洗無來換
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
碎遂高聲曰看腳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
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
琅琊和尚道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卻琅琊
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
教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
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過驀然洗面
摸著鼻頭卻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眾魔
不能壞真說作麼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
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
起上堂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
頌曰了鬢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
難比並卻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
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
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
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得也
是第二月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僊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常於池之天
寧以伽黎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僊鄉甚
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
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卻
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
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

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
眾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
箇入頭處不得忘卻老僧明明向汝道尙自不會何
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
然聽覺苑下箇注腳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
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
苑如何卽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
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
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寂

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嶠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日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日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常謂眾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腳跟下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籠不肯住呼喚不同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日後五日看

智海清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

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了悟
不起坐而卽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
如斯要徑引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
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
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
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
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
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泉州乾峯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
迷者成羣開眼瞋睡頭上是天腳下是地耳朵聞聲
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
憐雙林傅大士卻言祇這語聲是咄

大瀉瑤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
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
卽裂冠圓具鉢遊方首參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
異至荆湖謁永安喜眞如喆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
大瀉瀉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
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
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牀

一而瀉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瀉爲眾入室
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瀉曰菜
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瀉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
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起拳瀉曰也祇是菜刀子
師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胸築之瀉曰三十年弄
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眾之請
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
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旣無迷悟了箇甚麼咄
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
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詰道一大藏
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
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
室中問崇真龜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
曰和尚且抵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
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
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無
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著師提起碁
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
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
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

俗斷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於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堯子

周而有餘又道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

識得堯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

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

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

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九

音釋

汎

思晉切音 魚列切音不 信灑掃也 代木餘也

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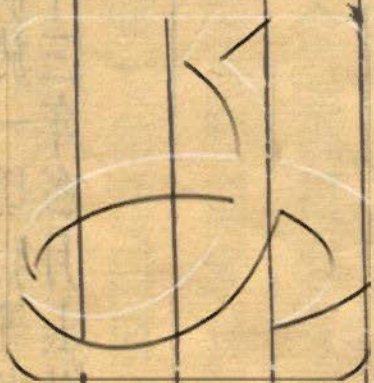
徐羊切音 後學 祥學養也 敦切音

效覺 斗諸深切音 針益也 引胡瓜切音 典他典切 悟也 甚言斟酌而益之 戈華進船也 映音映明

也 薨

呼宏切音 元俱切音 虞 轟人卒也 嶠山曲曰嶠

善化嚴人蔚施資敬刊十卷四十八卷至五十七
卷止此卷計字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三箇願以此
功德普濟於一切我等與眾生願得無上慧
光緒三十三年冬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

鉅三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四世

昭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
 有聲嘗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
 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
 得度具滿分戒後隨眾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
 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
 腳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

服勤七祀南游至京師歷淮淞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楨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卽不問如何是關楨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願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卻蜀語禪人回到城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尙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積不得如何是這圈積師曰井欄鬪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中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窻

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狴狴獼猴卽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慮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牀執仰山手曰狴狴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闍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賊便下座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理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南嶽下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荅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

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日祝融
峯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
來秋月又同圓

上封牙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
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
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
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
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
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

繫蟻之絲厨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
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買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
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浪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
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
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
一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
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卻較些子大愚肋下
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
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

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峯凜寒色夜
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
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峯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遶
禪牀一布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
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麼祇轉得半藏
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
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
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
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
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干聖不
傳卓拄杖曰怎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
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示眾云大道祇在目前
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
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
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眾若
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
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
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舉僧問
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
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猶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
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猶夜不休
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
鼻把手東行卻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
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腳短少喜多瞋
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
大眾曰還記得麼眾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
久曰也忘卻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
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謚禪師温州張氏子謝知事上
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
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
尺還他十寸又兩原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
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
行也無尺量刀剪徧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
殊智普賢行多年歷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
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

著釋迦頂顛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
若說有你爲有碍我若說無你爲無碍我若橫說你
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帖大
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
大眾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
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爲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
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蒞眾有古法時以謀
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筵籬
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
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
牀下座上堂一卽多多卽一毘盧頂上明如日也無
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諠譌拈起舊來毳拍板明時
共唱太平詞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
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又相見後大
家拍手上高樓大眾若會得去鑊卻天下人舌頭若
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
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歸來沒一
錢上堂舉臨濟示眾曰一人在高高峯頂無出身之

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
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峯頂亦在十字街頭
臨濟老漢因甚麼不知便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華白蓼華紅溪
邊修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
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
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
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
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

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
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師召眾曰趙州俱頂門
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卻
五年分疏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温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
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
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
如無還知麼除卻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堂顧視

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
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
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趨趨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
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魚笛汨羅灣上堂九月
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卻正法眼拈卻雲門普德山
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呵呵囉囉哩遂作舞下
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正之裔
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林於
首楞嚴經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
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
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畱此十月二十一往方
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
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
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
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卻來時路江山暮天涯日送鴻
飛去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

同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旣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花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舉南泉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峯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闔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冲眞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卻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任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卽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

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
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卻了不得也通曰卽現
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
曰如何卽是通舉經末之公拊掌大笑曰噯通曰又
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廬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
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
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
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
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
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
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
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
處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
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明昭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宣祕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
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荅話師
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眾師曰長江

爲硯墨頻寫斷交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
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鐵枝上眾猿驚上堂
至座前師搗一僧上法座僧惶惶欲走師遂指座曰
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厠在汝諸人
因甚麼卻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願侍者曰嶮

浮山真禪師法嗣

峩眉靈巖微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
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
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
坦而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已靈
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
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

鳥一般春

聯燈作鳥
回範語

雲巖遊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
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
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
智者大師麼師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腳跟下

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
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寶師領
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
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
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
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
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
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
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
迦老子爭奈拈飽舐指若是塗毒卽不然色見聲求
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
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眾囑門人以文祭之師
危坐傾聽至尙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眾
說偈曰四大旣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
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
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
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謚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贇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
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
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
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卻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
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
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
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
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
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
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鬧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
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尺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
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
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
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
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柱杖曰適來擲得雷天
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鞞露柱露柱啾
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虫吻聞得呵

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譬如十日菊開徹阿
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
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祇如三更夜半人面似
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玲瓏瓏太白
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蠟似不堪食東谷華發卻無賴
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
雪峯覆卻飯桶若辨得出甘贄禮拜蒸籠參上堂德
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
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睛雖然一搨一擡就中全
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
殺良久云君子可入

南劔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深得法
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眾曰此事
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
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
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
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啟悟卽棄位圓顱作
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
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

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
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
死海廣劫殫同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
其法實謂旨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門大
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眾
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
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
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疑似墨黑冷地思量
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薌林居士向公
子謹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
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塗糊人好師曰賊證
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
機祇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
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
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捉
獲世無儔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
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勞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卻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沈掉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耶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眾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於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於永安

光孝愍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眾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賁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眾曰識得甃

子周市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
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
然識得凳子四腳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
趙州勘婆話頌曰亦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
吹曲中無限華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瀉唌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
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撞著不
空見菩薩請不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卻向道金色光
明雲參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祇
云歇卽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

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
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
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
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
錢買一片魚鮮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
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
有甚其語處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
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花
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袁州楊歧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遁入瑞州九峯恍若舊遊香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日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日監寺異時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旣見遂搗住日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日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卽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日你且躡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眾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日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歧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眾曰會麼若也不會今

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
實楊歧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
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眾師曰消得龍
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
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
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腳驢子弄蹄行曰
莫祇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
試出來相見楊歧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
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眾決擇莫背
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眾引驗莫便面赤有麼
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歧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
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
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牽犁楊歧拽耙師曰正恁麼時
楊歧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
來不是僧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
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你祇要勘破
新長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曰七九六十
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
堂霧演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
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腳根下轉大法輪

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歧山勢險前
頭更有最高峯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眾良
久日日祇勸喫飯上堂踏著秤錘硬似鐵瘧子得夢
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裏遭火熱參上堂
楊歧一要千聖同妙布施大眾拍禪牀一下云果然
失照參上堂楊歧一句急著眼覷長連牀上拈匙把
筋上堂拈拄杖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畫一畫云山
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
久云劔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喝一喝卓
一下上堂楊歧無旨的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
處覓蹤跡喝一喝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歧年
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
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楊歧乍住屋壁疏滿牀蓋布
雪眞珠縮卻項暗嗟吁良久日飜憶古人樹下居上
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栗蒲苔同此處會得佛
法天地懸殊上堂擲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
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釋迦
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且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
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下惟我獨
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箇樣子遂曰陽氣發

時無硬地示眾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曰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牀曰三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歧龍頭虵尾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師曰鉢盂口向天慈明忌辰設齋眾纔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兔子喫牛糞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龍興孜和尚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擲示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搥胸曰蒼天蒼天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真箇那日是師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卻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日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

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歧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示眾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你道腳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示眾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歧老人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攆示眾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這裏眾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歧和麩糶麪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示眾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腳下流出血皇祐改元示寂塔於雲蓋

南嶽下十二世

楊歧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歧歧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歧曰吾聞伊過橋遭擲有省作偈

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歧笑而趨起師愕然
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歧曰汝見昨日打毆
儼者麼曰見歧曰汝一壽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
何歧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游
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
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眾如雲集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
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烏飛兔走問
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
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
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
來山南東葛西葛卻爲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
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瘦卒著手腳不辨幸
望大眾不怪伏惟珍重上堂烏有雙翼飛無遠近道
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箸盡道知
有及至上嶺時爲甚麼卻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
山大眾眼在鼻上腳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良久
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上堂古者道

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則不然時
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江月照松風
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
林不動草入亦不動波入鳥不亂行大眾這箇是把
纜放船底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牀
曰掀翻海嶽求知己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忌口自
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落得
清閑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
一重關示眾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
爐眞佛內裏坐大眾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
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
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
信乾坤陷吉人示眾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
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眾作
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
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
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
請相次與大眾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
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
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

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
 無心一時自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
 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
 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
 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卻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葡
 頭底不唯瞎卻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
 你看我楊歧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
 入亂峯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
 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
 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眾須知

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卻在干峯頂上
 握手向干峯頂上相逢卻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
 僧常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
 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
 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大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
 好珍重開堂示眾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
 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
 流傳無令斷絕至於今日大眾若是正法眼藏釋迦
 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
 此泥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

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
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
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
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
此正法眼藏看乃舉手豎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
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
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
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眾旣滿口
道了爲甚麼卻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
上堂釋迦老子有四弘誓願云眾生無邊誓願度煩
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飢來要喫飯寒到卽添衣困時
伸腳睡熱處愛風吹上堂古人畱下一言半句未透
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己便
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
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
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卻被一莖草蓋卻作麼
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窺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上
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
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

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
隨羣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
弄免教人指好郎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進畢竟無
歸若可當逐日退身符興盡忽然得見本爺娘作麼
生是本爺娘乃云萬福便下座示眾云如我按指海
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
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
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
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卻
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
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
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
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大眾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
衲僧秤子上稱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
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
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座熙寧五年遷化
壽四十八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

音釋

歎

色洽切音

藹

衣海切哀上聲美著也

狴

師庚切音生若黃狗人面能言

怙

託協切音矮鴉楷切隘上聲短也汨莫狄切音覓汨羅江名在長沙相虛呂切音

誦胡桐切音懋美隕切音嶄士減切音劓胡光切音黃黃菜蟲也

難奴何切音那驅疫也

嚴人蔚施資敬刊此卷第五十計字壹萬零九百九十五箇
光緒三十三年夏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一

鉅四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韶爲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誦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排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腳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歿從同參白雲端禪師遊研極

元五十一
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
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
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
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
恁麼時更有甚麼人爲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
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
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
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
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
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谿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

何師曰嗔曰有華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卽不
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
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
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參善知
識十數餘人自家并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
尊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
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
人上當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
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
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

侍者已爲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上堂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大眾直須恁麼始得一句句切害一拳拳著實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也不妨暢快殺人上堂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胡僧當門齒缺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曰大眾向甚麼處去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眾未免眉須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眾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唧嗚唧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上堂有手腳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眾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喝一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上堂夜靜月明
水清魚現金鉤一擲何處尋蹤提起柱杖曰厯細厯
細示眾云有箇漢怪復醜眼直鼻藍鏡面南看北斗
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
毛羣失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沒彼七縱八橫
千生萬受鸞然逢著箇黃面瞿曇不惜眉毛再三與
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希有希有於是
乎自家懔懔懼懼惴惴惶惶藏頭縮手召云大眾此
話大行何必更待三十年後示眾云大方無外大圓
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
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柱杖云總在這裏會麼蘇嚕蘇
嚕嚕哩嚕哩娑訶示眾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
不曾道著一字優波邈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
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谿誰是後昆誰爲先覺
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眾云且喜得
天下太平示眾云真相無形示形現相干怪萬狀自
此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雙眉陡豎非凡非聖或
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構得未稱丈夫喚
不回頭且莫錯怪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爲甚

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
駟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
歲寒心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
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
點破師曰此是比部引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
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
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
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
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
比丘曰旣不分能證所證卻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
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
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
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
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
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
咨決所疑終不破泊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

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
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
暴雨卻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
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
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
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
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
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
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
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

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
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
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
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
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
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旣悟了說亦說得明
亦明得如何卻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
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
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
一日示眾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

眾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
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
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攜筇領眾祖令當行坐斷要
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
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
麼處曰爲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
白雲爲人親切處師曰捩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
何師曰不知痛癢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
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祇如

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頭
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
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
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滄仰下
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
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
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著面處問
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
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
今早忘了也卻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

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事行腳要參禪卻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鰓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箇這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上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卻門前下馬臺翦卻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

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為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和尚爲甚倩人來荅師曰祇爲你教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腳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學人祇問一字爲甚麼卻荅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祇有這箇爲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其出如綸

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
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
時如何師曰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
憨不如大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
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爲甚麼
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甚
麼不銜華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
師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
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
中時節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曰春去
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捏金剛上堂
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卽禿卻我舌若不向你道卽癩
卻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
卻祇被當門齒礙擬爲你吐卻又爲咽喉小且道還
有爲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
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囉招囉囉
搖囉邏送莫怪空疏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
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捩兩片東扇西扇上堂
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
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

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
峯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
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爲汝諸人發上上
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
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拄
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
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十萬
倍上堂太平漚漚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十年也有
人讚歎且道讚歎箇甚麼好箇漚漚漢上堂汝等諸
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

禽聚集牛動尾巴卻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
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
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眞○人○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卻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
走過鴈過雷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
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卻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
又夜爭教人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
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
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
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
俱不奪師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
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眾中舉者甚多會者
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
看若無山僧爲大眾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
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
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
是箇漢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
宿自爲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
雲門下敲破一箇鐵酸賺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賺子
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華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
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鬪不休上堂山僧
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
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
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
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眾山僧被他
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
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
槌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

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
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
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
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
萬里示眾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腳來信口道後代
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華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
萬物無過出處好示眾云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
眾生竝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聾但向伊道
不因紫陌華開早爭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
老聾自云諾惺惺著示眾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
下善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解大
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
得這箇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
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
實頭處歸堂喫茶去示眾云每日起來拄卻臨濟棒
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歛驅瀉山牛耕白雲田
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
扶助唱村田樂麤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
蠶麥熟羅睺兒與一文示眾舉德山和尚因僧問

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
與人雪峯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峯云和尚見德山
得箇甚麼便休去峯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
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
他卻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
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
蘇州菱邵伯藕示眾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
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卽是恁麼也不得不
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恁
麼也不得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祇向伊道我
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參舉陸亘大夫問南泉
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鑄作佛得麼
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眾夫爲善知識須明
決擇爲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
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
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
爲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
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腳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
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卻在那裏安身立命大眾還會
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於逮作一箇

佛南瞻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
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
又喚甚麼作眾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於逮還他東
弗於逮南瞻部洲還他南瞻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
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
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
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
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眾記取這一轉三佛
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
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青佛眼曰鐵蛇橫古路
佛果曰看腳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
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眾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
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
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卽說了也祇是諸
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
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
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
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於東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僧問諸
佛出世天雨四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

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峯元是嶺南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筍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腳下曰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腳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大眾集也未侍者曰大眾已集師曰那一箇爲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卽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覷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犖犖兒孫齷齷齷齷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

電光光不歇手把疾梨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
一下僧問如何是敲人師子師曰五老峯前曰這箇
豈會敲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堂頭戴須彌山脚
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
任歲月改且道誰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滁州琅琊承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菴內人爲甚麼
不見菴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菴
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
涉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
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
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呵
阿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
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山
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一
般也師曰敲擊打瓦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椀大
椀小曰客來將何祇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
麼生師曰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秋
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

元五十一
六
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
更多問如何是真正路師曰出門看埃子乃曰釋迦
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愧北
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毘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
回頭摸著箇匾擔卻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座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鞏張弓架箭接機公
案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擘開胸半箇聖
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
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
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
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明
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
孔衲僧脫卻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
巳化三千七十七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荅
曰藏身不用繡頭斂跡何須收腳金烏半夜遶天王
兔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
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
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眾白過始得雲居
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

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嘖呻六種
震動遂召曰大眾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
流處也風流泉曰遞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
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熱向爐
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
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
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
香散白蓮峯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
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華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
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
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
西江水卽向汝道大眾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
窮到底略約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
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旣鳴寶香初熟楊岐
頂顛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
大眾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
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
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眾曰此一瓣香
熏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
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

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
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
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郢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
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旣不
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
凡有問荅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
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
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
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
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藏
木栴栗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
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
不得橫要屈不得屈驀召大眾曰莫謂棒頭有眼明
如日上面光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上堂一又一劄
著骨連皮一搦一擡粘手綴腳電光石火頭垂尾垂
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
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

直饒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尙有廉纖山僧恁麼道
且道口好作甚麼良久曰嘻留取喫飯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日乃橫按拄杖曰
大眾到這裏無親無疏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
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舉令彌勒分疏觀根逗
教更相回互看取寶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
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
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
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
末後太過又僧出眾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
舞歸眾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
杖曰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
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
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爲重說偈言卓一
下下座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白
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
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
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鵬僧曰某甲話

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
撞露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
蟆吞卻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
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尙爲人處師曰十成好箇
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
曰齒疏眼暗問鬧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
行賣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
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爲甚麼卻撞
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甚麼處懺悔
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
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曰這箇響師曰不勞拈
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腳跟下正好一
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
爲眾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
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簍打
簍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向曲象木上唱二作三
於柳栗杖頭指南爲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
之徒倚門傍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柏便喚作
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
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修證豈在

元五十一
思惟雖鶩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辯不見馬祖
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
大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喝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
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
眾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堂拾得搬
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甚麼
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

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二復悵然如
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
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
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
以死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
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
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鑿信大瀉詰黃
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
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
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

元五十一
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日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聾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

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眾返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

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而雨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姪坊來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師禮畱居碧巖復徒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敕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號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卻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卻被闍黎奪卻鎗問古人道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繞身曰朝
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卻須截斷始得曰此回
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
後鳥銜華落碧巖前此是和尙舊時安身立命處如
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
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
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尙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
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
奪師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
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劔逼人寒曰
祇如樹倒藤枯瀉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
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杖又作箇甚
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
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
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鶯子目連無奈何曰不
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
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
教誰招手上高峯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
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

鑿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
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
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并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
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
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
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
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
無形段那復有脣齒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
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
後俊鶻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
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
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
道闍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怎麼時如
何有時拈在干峯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
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鎚此是選
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
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
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
不會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
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

倒藤枯多少人失卻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
 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
 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
 句薦得人天贈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
 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
 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上明
 月扁舟泛五湖示眾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劒當
 頭橫尸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
 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
 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
 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眾云萬仞崖頭撒手要
 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為鷗鼠雲門睦州當面蹉
 過德山臨濟誑誨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
 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
 事五月山房冷似冰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跌
 坐書偈遺眾投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
 數塔於昭覺寺之側諡真覺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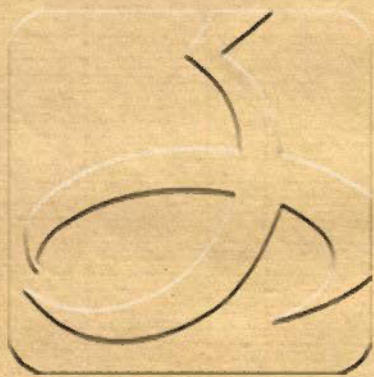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一

音釋

韶田聊切音迢始毀齒也男子 蚩充之切音婁
 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齠齒 蚩尤人名 謙

元五十一
平韻切咸去聲
餅中豆也
犖卓犖超絕也
珙古勇切音
釋夷益切音
也亦理

善化嚴人蔚施資敬刊此卷第五十一計字壹萬
零九百十九箇
光緒三十三年秋月長沙刻經處識



70018026

